舊唐書/卷185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良吏上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八十五下
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下　良吏下

► 酷吏上

裴懷古　張知謇　楊元琰子:仲嗣　倪若水　李浚　陽嶠　姜師度　強循　潘好禮　楊茂謙　楊瑾　崔隱甫　李尚隱　呂諲　蕭定　蔣沇　李惠登　任迪簡　范傳正　袁滋　薛蘋　閻濟美

裴懷古

裴懷古，壽州壽春人也。儀鳳中，詣闕上書，授下邽主簿。長壽中，累轉監察御史。時姚、嶲蠻首反叛，詔懷古往招輯之。懷古申明賞罰，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，乃俘其魁首，處其居人而還。蠻夷荷恩，立碑頌德。時恆州鹿泉寺僧淨滿為弟子所謀，密畫女人居高樓，仍作淨滿引弓而射之，藏於經笥。已而詣闕上言僧咒詛，大逆不道。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。懷古究其辭狀，釋淨滿以聞。則天大怒。懷古奏曰：「陛下法無親疏，當與天下畫一。豈使臣誅無辜之人，以希聖旨？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，臣復何顏能寬之乎？臣今慎守平典，雖死無恨也。」則天意乃解。

聖歷中，閻知微充使往突厥，懷古監其軍。至虜庭，默啜立知微為南面可汗。將授懷古偽職，懷古不從，將殺之。懷古抗辭曰：「寧守忠以就死，不毀節以求生，請就斬，所不避也！」乃禁錮隨軍，因挺身奔竄以歸，拜祠部員外郎。

時姚、嶲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，請為牧守以撫之。遂授姚州都督。以疾不行，

轉司封郎中。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，剽陷州縣，授懷古桂州都督，仍充招慰討擊使。才及嶺，飛書招誘，示以禍福，賊徒迎降，自陳為吏人侵逼，乃舉兵耳。懷古知其誠懇，乃輕騎以赴之。左右曰：「夷獠難親，未可信也。」懷古曰：「吾仗忠信，可通於神明，況於人乎！」因造其營以慰諭之。群賊喜悅，歸其所掠財貨，納於公府。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，盡來款附，嶺外悉定。

復歷相州刺史、并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所在為人吏所慕。神龍中，遷左羽林大將軍，行未達都，復授并州長史。吏人聞懷古還，老幼相攜，郊野歡迎。時崔宣道代懷古為并州，下車而罷，出郊以候懷古。懷古恐傷宣道之意，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，而百姓奔赴愈眾，其為人所思如此。俄轉幽州都督，征為左威衛大將軍。尋卒。

張知謇

張知謇，蒲州河東人也，徙家於岐。少與兄知玄、知晦，弟知泰、知默五人，勵志讀書，皆以明經擢第。儀質瑰偉，眉目疏朗，曉於玄理，清介自守，故當時名公爭引薦之，遞歷畿赤。知謇、知泰、知默，調露後又歷臺省。

知謇，天授後歷房、和、舒、延、德、定、稷、晉、洺、宣、貝十一州刺史，所涖有威嚴，人不敢犯。通天中，知泰為洛州司馬，知默為秋官郎中。知謇自德州入計，則天重其才幹，又目其狀貌過人，命畫工寫之，以賜其本。曰：「人或有才，未必有貌，卿家昆弟，可謂兩絕。」時人稱之。尋以知泰為夏官、地官侍郎，益州長史，中臺右丞。

初，知謇為房州時，中宗以廬陵王安置房州，制約甚急。知謇與董玄質、崔敬嗣相次為刺史，皆保護，供擬豐贍，中宗德之。及神龍元年，中宗踐極，自貝州追知謇為左衛將軍，加雲麾將軍，封范陽郡公。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進封漁陽郡公。鬚髮華皓，同貴於朝，時望甚美之。

知泰以忤武三思，出并州刺史、天平軍使，仍帶本官。尋又為魏州刺史。景龍二年卒，優詔褒贈，謚曰定。時知謇為洛州長史、東都副留守。又歷左、右羽林大將軍，同、華州刺史，大理卿致仕。開元中卒，年八十。

知謇敏於從政，性亮直，不喜有請托求進、無才而冒位者。故子侄經義不精，不許論舉。知默嘗與來俊臣、周興等同掌詔獄，陷於酷吏，子孫禁錮。知泰，開元中累贈刑部尚書、

特進。

知玄子景升，知泰子景佚，開元中皆至大官，門列棨戟。

楊元琰

楊元琰，虢州閿鄉人，隋禮部尚書希曾孫也。初生時，數歲不能言，相者曰：「語遲者神定，此必成大器也。」及長，偉姿儀，以器局見稱。初為平棘令，號為善政。載初中，累遷安南副都護，又歷蘄、蒲、晉、魏、宣、許六州刺史，涼、梁二都督，荊府長史。前後九度清白升進，累降璽書褒美。

長安中，張柬之代元琰為荊州長史，與元琰泛江中流，言及則天革命，議諸武擅權之狀，元琰發言慷慨，有匡復之意。及柬之知政事，奏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。至都，柬之謂曰：「記昔江中之言乎？今日之授，意不細也。」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，定計誅張易之兄弟。及事成，加雲麾將軍，封弘農郡公，食實封五百戶，仍賜鐵券，恕十死。

俄而張柬之、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，元琰覺變，奏請削發出家，仍辭官爵實封。中宗不許。敬暉聞而笑曰：「向不知奏請出家，合贊成其事，剃卻胡頭，豈不妙也。」元琰多須類胡，暉以此言戲之。元琰曰：「功成名遂，不退將危。此由衷之請，不徒然也。」暉知其意，瞿然不悅。

及暉等得罪，元琰竟以先覺獲全。尋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轉衛尉卿。明年，李多祚等被誅，元琰以曾與多祚同立功，亦被繫獄問狀。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，竟得免罪，又轉光祿卿。景雲中，抗疏請削在身官爵，回贈父官。中宗許之，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。睿宗即位，三遷刑部尚書，改封魏國公。開元初，拜太子賓客致仕。六年，卒於家，年七十九。

元琰子 仲嗣

子仲嗣，密州刺史；仲昌，吏部郎中。

倪若水

倪若水，恆州藁城人也。開元初，歷遷中書舍人、尚書右丞，出為汴州刺史。政尚清靜，人吏安之。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，勸勵生徒，儒教甚盛，河、汴間稱詠不已。

四年，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鴉鵲等諸鳥，路由汴州。若水知之，上表諫曰：「方今九夏時忙，三農作苦，田夫擁耒，蠶婦持桑。而以此時采捕奇禽異鳥，供園池之玩，遠自江、嶺，達於京師，水備舟船，陸倦擔負，飯之以魚肉，間之以稻粱。道路觀者，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！陛下方當以鳳皇為凡鳥，麒麟為凡獸，即鴉鵲、鸂鶒，曷足貴也？陛下昔潛龍藩邸，備歷艱虞。今氛昆廓清，高居九五，玉帛子女，充於後庭，職貢珍奇，盈於內府，過此之外，復何求哉？臣承國厚恩，超居重任。草芥賤命，常欲殺身以效忠；葵藿微心，常願隳肝以報主。瞻望庭闕，敢布腹心，直言忤旨，甘從鼎鑊。」手詔答曰：「朕先使人取少雜鳥，其使不識朕意，采鳥稍多。卿具奏其事，辭誠忠懇，深稱朕意。卿達識周材，義方敬直，故輟綱轄之重，委以方面之權。果能閑邪存誠，守節彌固，骨鯁忠烈，遇事無隱。言念忠讜，深用嘉慰。使人朕已量事決罰，禽鳥並令放訖。今賜卿物四十段，用答至言。」

尋入拜戶部侍郎。七年，復授尚書右丞，卒。

李浚

李浚，隴西人，祖世武。睿宗即位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上在東宮，選為太子中允。又出為麟州刺史，政有能名。開元初，置諸道按察使，盛選能吏，授浚潤州刺史、江東按察使，累封真源縣子。州人孫處玄以學行著名，浚特加禮異，累表薦之，仍令子麟與之結交。處玄竟稱疾不起。浚尋拜虢、潞二州刺史，又拜益州長史、劍南節度使，攝御史大夫。所歷皆以誠信待物，稱為良吏。及去職，鹹有遺愛。八年卒官，贈戶部尚書，謚曰成。子麟，自有傳。

陽嶠

陽嶠，河南洛陽人，其先自北平徙焉，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也。儀鳳中應八科舉，授將陵尉，累遷詹事司直。長安中，桓彥範為左御史中丞，袁恕己為右御史中丞，爭薦嶠，請引為御史。內史楊再思素與嶠善，知嶠不樂搏擊之任，謂彥範等曰：「聞其不情願，如何？」彥範曰：「為官擇人，豈待情願。唯不情願者，尤須與之，所以長難進之風，抑躁求之路。」再思然其言，擢為右臺侍御史。景龍末，累轉國子司業。嶠恭謹好學，

有儒者之風。又勤於政理，循循善誘。及在學司，時人以為稱職。奏修先聖廟及講堂，因建碑前庭，以紀崇儒之事。

睿宗即位，拜尚書右丞。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，精擇良吏，以嶠為涇州都督府，尋停不行。又歷魏州刺史，充袞州都督、荊州長史，為本道按察使，所在以清白聞。魏州人詣闕割耳，請嶠重臨其郡，又除魏州刺史。入為國子祭酒，累封北平伯，薦尹知章、范行恭、趙玄默等為學官，皆稱名儒。時學徒漸弛，嶠課率經業，稍行鞭箠，學生怨之，頗有喧謗，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。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，由是始息。

嶠素友悌，撫孤侄如己子。常謂人曰：「吾雖位登方伯，而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。」識者甚稱嘆之。尋以年老致仕，卒於家，謚曰敬。

宋慶禮

宋慶禮，洺州永年人。舉明經，授衛縣尉。則天時，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、嶽嶺、五回等路，以備突厥，特召慶禮以謀其事。慶禮雅有方略，彥範甚禮之。尋遷大理評事，仍充嶺南采訪使。時崖、振等五州首領，更相侵掠，荒俗不安，承前使人，懼其炎瘴，莫有到者。慶禮躬至其境，詢問風俗，示以禍福。於是安堵，遂罷鎮兵五千人。開元中，累遷貝州刺史，仍為河北支度營田使。

初，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，控帶奚、契丹。則天時，都督趙文翔政理乖方，兩蕃反叛，攻陷州城，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。開元五年，奚、契丹各款塞歸附，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。侍中宋璟固爭以為不可，獨慶禮甚陳其利。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、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，更於柳城築營州城，興役三旬而畢。俄拜慶禮御史中丞，兼檢校營州都督。開屯田八十餘所，追拔幽州及漁陽、淄青等戶，並招輯商胡，為立店肆。數年間，營州倉廩頗實，居人漸殷。

慶禮為政清嚴，而勤於聽理，所歷之處，人吏不敢犯。然好興功役，多所改更。嘗於邊險置阱立槍，以邀賊路，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。七年卒，贈工部尚書。太常博士張星議曰：「宋慶禮大剛則折，至察無徒，有事東北，所亡萬計，所謂害於而家，兇於而國。案謚法，好巧自是曰『專』，請謚曰『專』。」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：

慶禮在人苦節，為國勞臣，一行邊陲，三十年所。戶庭可樂，彼獨安於傳遞；稼穡為艱，

又能實於軍廩。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，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，有一於此，人之所難。況營州者，鎮彼戎夷，扼喉斷臂，逆則制其死命，順則為其主人，是稱樂都，其來尚矣。往緣趙翔作牧，馭之非才，自經隳廢，便長寇孽。故二十年間，有事東鄙，僵屍暴骨，敗將覆軍，蓋不可勝紀。

大明臨下，聖謀獨斷，恢祖宗之舊，復大禹之跡。以數千之役徒，無甲兵之強衛，指期遂往，稟命而行。於是量畚築，執沴鼓，親總其役，不愆所慮。俾柳城為金湯之險，林胡生腹心之疾，蓋為此也。尋而罷海運，收歲儲，邊亭晏然，河朔無擾。與夫興師之費，轉輸之勞，較其優劣，孰為利害？而云「所亡萬計」，一何謬哉！及契丹背誕之日，懼我掎角之勢，雖鼠穴自固，而駒牧無侵，蓋張皇彼都系賴之力也！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，貶其謚以徇其虛，采慮始之謗聲，忘經遠之權利，義非得所，孰謂其可？請以所議，更下太常，庶素行之跡可尋，易名之典不墜者也。

星復執前議，慶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冤，乃謚曰敬。

姜師度

姜師度，魏人也。明經舉。神龍初，累遷易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為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。師度勤於為政，又有巧思，頗知溝洫之利。始於薊門之北，漲水為溝，以備奚、契丹之寇。又約魏武舊渠，傍海穿漕，號為平虜渠，以避海艱，糧運者至今利焉。尋加銀青光祿大夫，累遷大理卿。景雲二年，轉司農卿。

開元初，遷陝州刺史。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，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，然後登舟。師度遂鑿地道，自上註之，便至水次，所省萬計。六年，以蒲州為河中府，拜師度為河中尹，令其繕緝府寺。

先是，安邑鹽池漸涸，師度發卒開拓，疏決水道，置為鹽屯，公私大收其利。再遷同州刺史，又於朝邑、河西二縣界，就古通靈陂，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，以種稻田，凡二千餘頃，內置屯十餘所，收獲萬計。特加金紫光祿大夫，尋遷將作大匠。

明年，左拾遺劉彤上言：「請置鹽鐵之官，收利以供國用，則免重賦貧人，使窮困者獲濟。」疏奏，令宰相議其可否，鹹以為鹽鐵之利，甚裨國用。遂令師度與戶部侍郎強循並攝御史中丞，與諸道按察使計會，以收海內鹽鐵。其後頗多沮議者，事竟不行。

師度以十一年病卒，年七十餘。師度既好溝洫，所在必發眾穿鑿，雖時有不利，而成功亦多。先是，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傅孝忠兩眼看天，姜師度一心穿地。」傳之以為口實。

強循

強循者，鳳州人。亦以吏幹知名，官至大理卿。

又有和逢堯者，岐州岐山人。性詭譎，有辭辯。睿宗時，突厥默啜請尚公主，許之。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充使報命。既至虜庭，默啜遣其大臣謂逢堯曰：「敕書送金鏤鞍，檢乃銀胎金塗，豈是天子意，為是使人換卻。如此虛假，公主必應非實。請還信物，罷和親之事。」遂策馬而去。逢堯大呼，命左右引馬回，謂曰：「漢法重女婿，令送鞍者，只取平安長久之義，何必以金銀為升降耶？若爾，乃是可汗貪金而輕銀，豈是重人而貴信？」默啜聞之，曰：「承前漢使，不敢如此，不可輕也。」遂設宴備禮。逢堯又說默啜令裹頭著紫衫，南面再拜，遣子隨逢堯入朝。

逢堯以奉使功，驟遷戶部侍郎。尋以附會太平公主，左遷朗州司馬。開元中，累轉柘州刺史，卒於官。

潘好禮

潘好禮，貝州宗城人。少與鄉人孟溫禮、楊茂謙為莫逆之友。好禮舉明經，累授上蔡令，理有異績，擢為監察御史。開元三年，累轉邠王府長史。俄而邠王出為滑州刺史，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，知滑州事。王欲有所遊觀，好禮輒諫止之。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，好禮聞而遮道請還。王初不從，好禮遂臥於馬前，呼曰：「今正是農月，王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，縱樂以損於人！請先蹋殺司馬，然後聽王所為也！」王慚懼，謝之而還。

好禮尋遷豫州刺史，為政孜孜，而繁於細事，人吏雖憚其清嚴，亦厭其苛察。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，好禮謂曰：「國法須平，汝若經業未精，則不可妄求也。」乃自試其子。經義未通，好禮大怒，集州僚笞而枷之，立於州門以徇於眾。俄坐事左遷溫州別駕卒。好禮常自以直道，不附於人。又未嘗斂累階勛，服用粗陋，形骸土木，議者亦嫌其邀名。

楊茂謙

楊茂謙者，清河人。竇懷貞初為清河令，甚重之。起家應制舉，拜左拾遺，出為臨洺令。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馮元淑、肥鄉令韋景駿，皆有政理之聲。茂謙以清白聞，擢為秘書郎。時竇懷貞為相，數稱薦之，由是歷遷大理正、御史中丞。開元初，出為魏州刺史、河北道按察使，與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，初善而末隙，遂相糾訐，坐貶桂州都督。尋轉廣州都督，以疾卒。

楊諲

楊諲，華陰人。高祖縉，陳中書舍人，以辭學知名。陳亡，始自江左徙關中。祖琮，絳州刺史。諲初為麟遊令，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、玉真二觀，移牒近縣，征百姓所隱逆人資財，以充觀用。諲拒而不受，懷貞怒曰：「焉有縣令卑微，敢拒大夫之命乎？」諲曰：「所論為人冤抑，不知計位高卑。」懷貞壯其對。又中宗時，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限。及韋氏敗，省司舉征租調。諲執曰：「韋庶人臨朝當國，制書非一，或進階卿士，或赦宥罪人，何獨於已役中男，重征丁課，恐非保人之術。」省司遂依軿所執，一切免之。諲由是知名，擢拜殿中侍御史。

開元初，遷侍御史。時崔日知為京兆尹，貪暴犯法。諲與御史大夫李傑將糾劾之。傑反為日知所構，諲廷奏曰：「糾彈之司，若遭恐脅，以成奸人之謀，御史臺固可廢矣。」上以其言切直，遽令傑依舊視事，貶日知為歙縣丞。諲歷遷御史中丞、戶部侍郎。上曾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諸司尚書及瑒議戶口之事，諲因奏人間損益，甚見嗟賞。時御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戶口，議者或以為不便，敕百僚省中集議。時融方在權要，公卿已下，多雷同融議，諲獨與盡理爭之。尋出為華州刺史。

十六年，遷國子祭酒，表薦：「滄州人王迥質、瀛州人尹子路、汴州人白履忠，皆經學優長，德行純茂，堪為後生師範，請追授學官，令其教授，以奬儒學之路。」及追至，迥質起家拜諫議大夫，仍為皇太子侍讀；履忠以年老，不任職事，拜朝散大夫，放歸家；子路直弘文館教授。諲又奏曰：「竊見今之舉明經者，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，曲求其文句之難，每至帖試，必取年頭月日，孤經絕句。且今之明經，習《左傳》者十無二三。若此久行，臣恐左氏之學，廢無日矣。臣望請自今已後，考試者盡帖平文，以存大典。又《儀禮》及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殆將廢絕，若無甄異，恐後代便棄。望請能通《周》

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者，亦量加優奬。」於是下制：「明經習左氏及通《周禮》等四經者，出身免任散官。」遂著於式。由是生徒為諈立頌於學門之外。再遷大理卿，以老疾辭職。二十三年，拜左散騎常侍。尋卒。贈戶部尚書，謚曰貞。

瑒常嘆《儀禮》廢絕，雖士大夫不能行之。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兇之會，皆按據舊文，更為儀註，使長幼遵行焉。

崔隱甫

崔隱甫，貝州武城人，散騎侍郎亻鹿之曾孫也。祖濟，太子洗馬。父元彥，太平令。隱甫，開元初再遷洛陽令，理有威名。九年，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，人吏刊石頌其美政。十二年，入為河南尹。十四年，代程行諶為御史大夫。時中書令張說當朝用事，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、李林甫劾其犯狀，說遂罷知政事。

隱甫在職強正，無所回避。自貞觀年李乾祐為御史大夫，別置臺獄，有所鞫訊，便輒系之。由是自中丞、侍御史已下，各自禁人，牢扉常滿。隱甫引故事，奏以為不便，遂掘去之。又憲司故事，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，競為官政，略無承稟。隱甫一切督責，事無大小，悉令諮決；稍有忤意者，便列上其罪，前後貶黜者殆半，群僚側目。是冬，敕隱甫校外官考。舊例皆委細參問，經春未定。隱甫召天下朝集使，一時集省中，一日校考便畢，時人伏其敏斷。帝嘗謂曰：「卿為御史大夫，海內咸云稱職，甚副朕之所委也。」

隱甫既與張說有隙，俄又遞為朋黨，帝聞而惡之，特免官，令歸侍母。歲餘，復授御史大夫。遷刑部尚書，母憂去官。二十一年，起復太原尹，仍為河東采訪處置使。復為刑部尚書，兼河南尹。二十四年，車駕還京，以隱甫為東都留守，為政嚴肅，甚為人吏之所嘆服。尋卒。

李尚隱

李尚隱，其先趙郡人，世居潞州之銅鞮，近又徙家京兆之萬年。弱冠明經累舉，補下邽主簿。時姚珽為同州刺史，甚禮之。景龍中，為左臺監察御史。時中書侍郎、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鄭愔同時典選，傾附勢要，逆用三年員闕，士庶嗟怨。尋而相次知政事，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廷劾之，湜等遂下獄推究，竟貶黜之。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，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，稱其妖逆，詔御史按覆之。諸御史憚昭泰剛愎，

皆稱病不敢往。尚隱嘆曰：「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為申明哉！」遂越次請往，竟推雪李師等，奏免之。俄而崔湜、鄭愔等復用，尚隱自殿中侍御史出為伊闕令，懷讓為魏縣令。湜等既死，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，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。尚隱累遷御史中丞。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，為士庶所患。會為仇者所訟，尚隱按之，無所容貸，獲其奸贓鉅萬，旭遂得罪。尚隱尋轉兵部侍郎，再遷河南尹。

尚隱性率剛直，言無所隱，處事明斷。其禦下，豁如也。又詳練故事，近年制敕，皆暗記之，所在稱為良吏。

十三年夏，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，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，左遷桂州都督。臨行，帝使謂之曰：「知卿公忠，然國法須爾。」因賜雜彩百匹以慰之。俄又遷廣州都督，仍充五府經略使。及去任，有懷金以贈尚隱者，尚隱固辭之，曰：「吾自性分，不可改易，非為慎四知也。」竟不受之。累轉京兆尹，歷蒲、華二州刺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賜爵高邑伯，入為大理卿，代王鉷為御史大夫。

時司農卿陳思問多引小人為其屬吏，隱盜錢穀，積至累萬。尚隱又舉按之，思問遂流嶺南而死。尚隱三為憲官，輒去朝廷之所惡者，時議甚以此稱之。二十四年，拜戶部尚書、東都留守。二十八年，轉太子賓客。尋卒，年七十五，謚曰貞。

呂諲

呂諲，蒲州河東人。誌行修整，勤於學業。少孤貧，不能自振。裏人程楚賓家富於財，諲娶其女，楚賓及子震皆重其才，厚與資給，遂遊京師。天寶初，進士及第，調授寧陵尉，本道采訪使韋陟嘉其才，辟為支使。隴右、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，累兼衛佐、太子通事舍人。諲性謹守，勤於吏職，雖同僚追賞，而塊然視事，不離案簿，翰益親之，累兼虞部員外郎、侍御史。

祿山之亂，哥舒翰敗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諲馳赴行在。內官硃光輝、李遵驟薦有才，帝深遇之，超拜御史中丞，進奏無不允從。幸鳳翔，遷武部侍郎，賜金紫之服。十月，克復兩京，詔厓與三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。諲用法太深，君子薄之。

乾元二年三月，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知門下省事。七月，丁母憂免。十月，起復授本官，兼充度支使，遷黃門侍郎。上元元年正月，加同中書門下三品，賜門戟。既立

於第門，或謂諲曰：「吉慶之事，不宜兇服受之。」諲遂權釋縗麻，當中而拜，人皆笑其失禮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，東平男。

諲既為相，用妻父程楚賓為衛尉少卿，子震為員外郎。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，諲昵之。有納賂於上言求官者，諲補之藍田尉。五月，上言事泄笞死，以其肉令從官食之，諲坐貶太子賓客。

七月，授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澧、朗、忠、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諲至治所，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。九月，敕改荊州為江陵府，永平軍團練三千人，以遏吳、蜀之沖。又析江陵置長寧縣。又請割潭、衡、連、道、邵、柳、涪等七州隸江陵府。

先是，張惟一為荊州長史，己為防禦使，陳希昂為司馬。希昂，衡州酋帥，家兵千人在部下，自為藩衛。有牟遂金仕至將軍，為惟一親將，與希昂積憾。率兵入惟一衙，索遂金之首，惟一懼，即令斬首與之。自是軍政歸於希昂。及諲至，奏追希昂赴上都，除侍御史，出為常州刺史、本州防禦使。希昂路由江陵，諲伏甲擊殺之，部下皆斬，積屍於府門。府中懾服，始奏其罪。

又妖人申奉芝以左道事李輔國，擢為諫議大夫。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，令奉芝為軍校，誘引群蠻，納其金帛，賞以緋紫，用囊中敕書賜衣以示之，人用聽信。軍人例衣硃紫，作剽溪洞，吏不敢制，已積年矣。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，因奉芝入奏，至長沙，縶之。首贓巨萬，及左道文記，一時搜獲，遣使奏聞。輔國黨奉芝，奏召奉芝赴闕。既得召見，具言承鼎曲加誣陷。詔鞫承鼎誣罔之罪，令荊南府按問。諲令判官、監察御史嚴郢鞫之。諲上疏論其事，肅宗怒，流郢於建州。承鼎竟得雪，後奉芝竟以贓敗流死。人重諲之守正，其剛斷不撓，皆此類也。

初諲作相，與同列李揆不協。及諲被斥二年，以善政聞，揆惡之，因言置軍湖南不便，又使人往荊、湖，密伺諲過。諲知之，乃上疏論揆，揆坐貶袁州長史。

諲素羸疾，元年建卯月卒，贈吏部尚書，有司謚曰肅。故吏度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曰「忠肅」，博士獨孤及堅議以「肅」為當，從之。諲在臺司無異稱，及理江陵三年，號為良守。初郡人立祠，諲歿後歲餘，江陵將吏合錢十萬，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，四時祠禱之。

蕭定

蕭定，字梅臣，江南蘭陵人，左僕射、宋國公瑀曾孫也。父恕，虢州刺史，以定贈工部尚書。定以廕授陝州參軍、金城丞，以吏事清幹聞。給事中裴遵慶奏為選補黜陟使判官。回改萬年主簿，累遷侍御史、考功員外郎、左右司二郎中。為元載所擠，出為秘書少監，兼袁州刺史，歷信、湖、宋、睦、潤五州刺史，所涖有政聲。

大歷中，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，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、豪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。其勤農桑，均賦稅，逋亡歸復，戶口增加，定又冠焉。尋遷戶部侍郎、太常卿。硃泚之逆，變姓名藏匿里閭間。京師平，首蒙旌擢，除太子少師。興元元年卒，年七十七，加贈太子太師。

蔣沇

蔣沇，萊州膠水人，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。性介獨好學，早有名稱。以孝廉累授洛陽尉、監察御史。與兄演、溶，弟清，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。長史韓朝宗、裴迴鹹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，處事平允，剖斷精當，動為群僚楷式。乾元後，授陸渾、盩厔、咸陽、高陵四縣令。當軍旅之後，瘡痍未平，沇竭心綏撫，所至安輯。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，必誡軍吏曰：「蔣沇令清而嚴幹，供億故當有素，士眾得蔬飯見饋則足，無撓清政。」其為名人所知如此。

稍遷長安令、刑部郎中、兼侍御史，領渭橋河運出納使。時元載秉政，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，沇以故滯於郎位，久不徙官。

大歷十二年，常袞以群議稱沇屈，擢拜御史中丞、東都副留守。尋遷刑部侍郎、刪定副使。改大理卿，持法明審，號為稱職。

建中元年冬，鑾駕幸奉天，沇奔行在，為賊候騎所拘執，欲以偽職誘之，因絕食稱病，潛竄里閭間。京師平，首蒙旌擢，拜右散騎常侍。尋以疾終，年七十四，追贈工部尚書。

薛珏

薛珏，字溫如，河中寶鼎人。祖寶胤，邠州刺史。父紘，蒲州刺史。珏少以門廕授懿德

太子廟令，累授乾陵臺令。無幾，拜試太子中允，兼渭南尉，奏課第一。間歲，復以清名尤異聞，遷昭德令。縣人請立碑紀政，玨固讓不受。遷楚州刺史、本州營田使。

先是，州營田宰相遙領使，刺史得專達，俸錢及他給百餘萬，田官數百員，奉廝役者三千戶，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。玨皆條去之，十留一二，而租入有贏。為觀察使誣奏，左授硤州刺史，遷陳州刺史。

建中初，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，使淮南李承以玨楚州之去煩政簡，使山南趙贊以玨硤州之廉清，使河南盧翰以玨之肅物，皆以陟狀聞，加中散大夫，賜紫。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、汴宋都統行軍司馬。無幾，李希烈自汴州走，除玨汴州刺史，遷河南尹，入為司農卿。

當是時，詔天下舉可任刺史、縣令者，殆有百人。有詔令與群官詢考，及延問人間疾苦，及胥吏得失，取其有惻隱、通達事理者條舉，什才一二。宰相將以辭策校之。玨曰：「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，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為心。」執政卒無難之，皆敘進官，頗多稱職。

貞元五年，拜京兆尹。玨剛嚴明察，練達法理，以勤身率下，失於纖巧，無文學大體。八年，坐竇參改太子賓客。無幾，除嶺南節度觀察使。以疾卒，年七十四，廢朝一日，贈工部尚書。有子存慶，自有傳。

李惠登

李惠登，平盧人也。少為平盧裨將。安祿山反，遂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收滄、棣等州，輕師遠鬥，賊不能支。史思明反，復陷於賊。脫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，奏授試金吾衛將軍。

李希烈反，授惠登兵二千，鎮隋州。貞元初，舉州歸順，授隋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遭李忠臣、希烈殲殘之後，野曠無人。惠登樸素不知學，居官無拔萃，率心為政，皆與理順。利人者因行之，病人者因去之，二十年間，田疇辟，戶口加。諸州奏吏入其境，無不歌謠其能。及於頔為山南東道節度，以其績上聞，加御史大夫，升其州為上。尋加檢校國子祭酒。及卒，加贈洪州都督。

任迪簡

任迪簡，京兆萬年人。舉進士。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。性重厚，嘗有軍宴，行酒者誤以醢進。迪簡知誤，以景略性嚴，慮坐主酒者，乃勉飲盡之，而偽容其過，以酒薄白景略，請換之，於是軍中皆感悅。及景略卒，眾以迪簡長者，議請為帥。監軍使聞之，拘迪簡於別室，軍眾連呼而至，發戶扃取之。表聞，德宗使察焉，具以軍情奏，除豐州刺史、天德軍使，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，再加常侍。追入，拜太常少卿、汝州刺史、左庶子。

及張茂昭去易定，以迪簡為行軍司馬。既至，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叛，俄而眾殺之。迪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，迪簡政殺之，乃得入。尋加檢校工部尚書，充節度使。

初，茂昭奢蕩不節，公私殫罄。迪簡至，欲饗士，無所取給，乃以糲食與士同之。身居戟門下凡周月，軍吏感之，請歸堂寢，迪簡乃安其位。三年，以疾代，除工部侍郎，至京，竟不能朝謝。改太子賓客卒，贈刑部尚書。

范傳正

范傳正，字西老，南陽順陽人也。父倫，戶部員外郎，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。傳正舉進士，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，授集賢殿校書郎、渭南尉，拜監察、殿中侍御史。自比部員外郎出為歙州刺史，轉湖州刺史，歷三郡，以政事修理聞。擢為宣歙觀察使，受代至京師，憲宗聞其裏第過侈，薄之，因拜光祿卿。以風恙卒，贈左散騎常侍。

傳正精悍有立，好古自飭。及為廉察，頗事奢侈，厚以財貨問遺權貴，視公蓄如私藏，幸而不至甚敗。褐衣時遊西邊，著《西陲要略》三卷。

袁滋

袁滋，字德深，陳郡汝南人也。弱歲強學，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，往來依焉。每讀書，玄解旨奧，結甚重之。無何，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，授試校書郎。何士幹鎮武昌，辟為從事，累官詹事府司直。部有邑長，下吏誣以盜金，滋察其冤，竟出之。御史中丞韋綱聞之，薦為侍御史，轉工部員外郎。

貞元十九年，韋皐始通西南蠻夷，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，朝廷方命撫諭，選郎吏可行者，

皆以西南遐遠憚之。滋獨不辭，德宗甚嘉之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持節充入南詔使。未行，遷祠部郎中，使如故。來年夏，使還，擢為諫議大夫。俄拜尚書右丞，知吏部選事。出為華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潼關防禦使、鎮國軍使。以寬易清簡為政。百姓有至自他境者，皆給地以居，名其居曰義合裏。專以慈惠為本，人甚愛之。然百姓有過犯者，皆縱而不理。擒盜輒舍，或以物償之。征拜金吾衛大將軍，耆耋鰥寡遮道不得進。楊於陵代其任，宣言謂百姓曰：「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。」然後羅拜而訣。

上始監國，與杜黃裳俱為相，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。會韋皐歿，劉辟擁兵擅命，滋持節安撫。行及中路，拜檢校吏部尚書、平章事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，百姓立生祠禱之。征拜戶部尚書，連為荊襄二帥，改彰義軍節度、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。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，滋竟以淹留無功，貶撫州刺史。未幾，遷湖南觀察使卒，年七十，贈太子少保。

滋工篆籀書，雅有古法。因使行，著《雲南記》五卷。嘗讀劉暉《悲甘陵賦》，嘆其褒善懲惡雖失《春秋》之旨，然其文不可廢，因著《甘陵賦後序》。

子都，仕至翰林學士。

薛蘋

薛蘋，河東寶鼎人也。少以吏事進，累官至長安令，拜虢州刺史。朝廷以尤課擢為湖南觀察使，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，以理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。廉風俗，守法度，人甚安之。理身儉薄，嘗衣一綠袍，十餘年不易，因加賜硃紱，然後解去。

蘋歷三鎮，凡十餘年，家無聲樂，俸祿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。除左散騎常侍致仕。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，唯蘋年至而無疾請告，角巾東洛，時甚高之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贈工部尚書。

閻濟美

閻濟美，登進士第。累歷臺省，有長者之譽。自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，復為潤州刺史、浙西觀察使。所至以簡淡為理，兩地之人，常賦之外，不知其他。入拜右散騎常侍。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使，入為秘書監。以年及懸車，上表乞骸骨，以工部尚書致

仕。後以恩例，累有進改。及歿於家，年九十餘。

贊

贊曰：聖人造世，才傑濟時。在理致治，無為而為。坑� 非議，簡易從規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